

內地知名篆刻藝術家魏傑日前來到香港，在中央圖書館進行了篆刻講座和製作演示。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，理解篆刻應從文化的角度去審美，近年傳統文化的回歸更掀起年輕人學習篆刻的熱潮，因此他對篆刻的未來充滿信心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學篆刻受祖父影響

問：你今次來到香港中央圖書館進行講座的緣起為何？

答：這是第三次來到香港，前兩次是旅遊，而這次來港則是應香港書法家容浩然先生邀請，到中央圖書館進行講座，向香港市民介紹有關篆刻的知識。我過去一直都是學習篆刻的，曾在西安美術學院任職，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了。

問：你當初為何會學習篆刻？

答：這說來話長。我的祖父在 1910 年代於上海的美事（學習），那時包括豐子愷都曾親教過我的祖父，所以他回到西安之後一直都在畫畫。我小的時候看自己的祖父畫畫，然後蓋印，所以受到這一影響，自己十多歲就喜歡上篆刻了。這算是學習篆刻的起源吧。

問：學習篆刻有哪些困難？

答：我開始學習篆刻的時候，乃是在上世紀 1970 年代，當時學習篆刻的資料非常匱乏。我家離碑林博物館比較近，所以就時常去博物館抄寫一些篆字。後來，處在自學狀態中，經過老師的指導之後，啟發比較大所以走上正軌。在整個學習的過程中，對篆字的了解程度實際上影響篆刻的學習。無論誰學習篆刻，都無法繞過篆字這一關。

熱驅動熱學國

問：目前中國學習篆刻的情況如何？

答：學習的人非常多，非常踴躍。尤其是近幾年來，在全國的各大美術院校，現在幾乎都有書法專業，篆刻成為了這個專業中最为重要的課程，培養大量的年輕人。篆刻出現熱潮，乃是傳統文化回歸的產物。在上世紀80年代，中國人一窩蜂學習西畫，這些人比較倡導文化自信，所以學習傳統文化的人也就多了。



《天下為公》

問：對香港、台灣和中國內地的篆刻發展比較，你有何看法？

答：三地的交流實際上非常多。去年12月剛剛去過台灣進行交流，而且舉行一個聯展，效果非常好。台灣的藝術風格更加傳統和守成，中國的篆刻風格更加變化多樣和豐富一些。

問：作為漢字國家的日本，篆刻情況如何？
答：日本過往對篆刻也非常推崇，但目前的情況似乎比較嚴重。去年的5月，我和日本的篆刻界有一個交流，在這一個過程中也舉行了聯展，發現日本的篆刻家明顯老齡化。我向日本同行提出了這一問題，他們表示目前的日本年輕人不太喜歡篆刻。學習篆刻的人，多為退休的高齡人士。這與中國學習篆刻的二三十歲年輕人，情形構成了鮮明的對比。在中國書法家協會舉行的篆刻培訓班，報名者都在百人以上，喜歡篆刻的年輕人很多。

問：民間篆刻和學院派有何異同？

答：二者之間曾經有差異，但是這種差異不是非常大。很多民間篆刻家都是從學院畢業出來的學生，交流非常多。前些年時，社會中的民間篆刻家在創作時顯得比較隨心所欲，刻得很自由；學院派的則顯得比較傳統。但是到了這幾年，這種差異已經不那麼容易分辨。

印刻應有古典審美

問：你如何概括自己的作品風格？
答：我從小生活在西安，這是秦漢印的故鄉，所以從小受到這一方面的薰陶比較



■ 内地知名篆刻家魏傑。

■ 《仁者不憂》



《文君司馬》

啓功為其進行的題字。

重。我的作品前期受秦漢印的影響比較大，比較端莊和大氣，但是有時若操作不當會顯得比較死板。所以後來我又從事了戰國的古璽，顯得比較靈動一些。因此前後風格上會有所不同。

刻的老師，也非常容易，所以現在的年輕人比較容易出現優秀的篆刻家。

問：中國古代或是華人社會的一些地方，公家機關的印章仍舊是傳統的方印篆刻形式，你如何看待這種日常風格？

答：實際上，在中國古代，甚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，那個大印也是方的，就是由一個篆刻家刻的，已經在博物館了。中國古代的官印也是方的，變成圓形是1950年代之後的事情，應該是西方傳進來的。古代中國，從中央到地方，甚至縣一級，都是方印。圓印顯得過於實用，比較缺乏中國傳統的審美風采，和篆刻走到了兩個方向上。我個人仍舊喜歡傳統一些的藝術。

問：你認為篆刻背後有哪些文化意義？

答：篆刻和書法是一母兩子的關係，母親就是漢字。在目前內地，非常流行刻自己的姓名章，很多人就是從這一過程開始，然後學習了篆刻。在中國古代，人們是不簽名的，都是以蓋章的方式確認某一種文書，這是篆刻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。在我小時候，都要拿出自己的章蓋一下，郵遞員才會將信件給你。但在日本和韓國，人們仍然在用印收發信件。使用印章，才更加具有儀式感，顯得更加神聖。

問：西方人理解篆刻藝術，有哪些障礙？
答：這個障礙其實主要在文字方面，坦白講，這個障礙都不太容易克服。因為西方人學習漢字都有很大困難，學習古代的漢字就更加困難了。西方人在形式上，會認同篆刻的藝術感，但是內在的審美上則很困難。因此，篆刻在西方社會顯得非常、非常小眾，所以篆刻在東亞地區會比較流行。

問：目前青年人學習篆刻，和上一代人有何不同？

答：青年人學習篆刻更加便捷、資料更加豐富，能夠少走彎路。我們經歷過曲折，可以說是要什麼有什麼。要尋找一個篆



■ 魏傑在香港中央圖書館進行現場篆刻演示。



■ 《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》

2月6日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過世，聽到這消息當日感到很突然。因為經年來的印象，他的健康狀況頗為良好，積極參與許多社會活動。先生得年101歲，正是福壽雙全，才德尊榮。

他是國學大師，名滿天下；我是學界後輩，對漢字識寫及中國文化，有高度的熱忱與追求。也因此與先生結緣於上世紀90年代的香港大學。

因為我研究的興趣是書法與心理，所以經常向先生請教有關書法的一些疑問和指導，尤其是書法家個人在揮毫練書時的心理和生理方面的感覺和體驗。他總能不厭其詳，給予充分的答案與協助，使我受益良多。

CCTV4《天涯共此時》1994年第一期：
神州掠影談

《中國書法藝術與養生之道》，以我們的研究為主軸，重點介紹書法書寫能夠導致書者生理減緩，心裡平靜的養生效果，有益於整體健康。在專訪中，我們邀請饒教授對此發表他個人的心得和體驗。這個節目要說的就是書法對長壽的幫助。

主持人：「饒宗頤教授今年已經77歲，不過他看上去好像只有50多歲，他自己說他到醫院檢查時，醫生說他的身體情況像40多歲。饒先生把這歸功於他幾十年不斷研習的書法。」

饒宗頤教授：「我本來沒有想做一個書法

家的，我從年輕的時候就發現書法對身體有好處，所以我不斷地在百忙中也要寫一寫，累積起來今天就真的有點成效。」

節目中，還邀請了兩位書法大師：余雪曼教授及歐陽中石教授分享書法經驗。

余雪曼教授：「我這裡有幾個字：靜定慧、自得、真樂、寫字、做畫、做事都要如此，尤其是寫字。」

歐陽中石教授：「我是經常用它（書法）來調劑我的心情。」

三位書法界代表人物的談話和書法體驗，正好也與歷代書法家共同的經驗與認識不謀而合；同時也印證了我們經過科學研究獲得的結論。這次訪談，是我跟陳教授第一次的互動和交流，涉及的是書法的生理、情感、情緒，幾個行為層面，收穫非常豐富。

我跟饒教授的第二次交流，是神交式，非接觸式的。意思是我們並沒有見面，而是他獨立地、自主完成了一項書法治療的任務。饒公中風啦！時間是2003年8月底。但是他把自己的中風病況用書法練習給治好了！

下面是饒宗頤學術館高級研究員鄭煒明博士對此事的敘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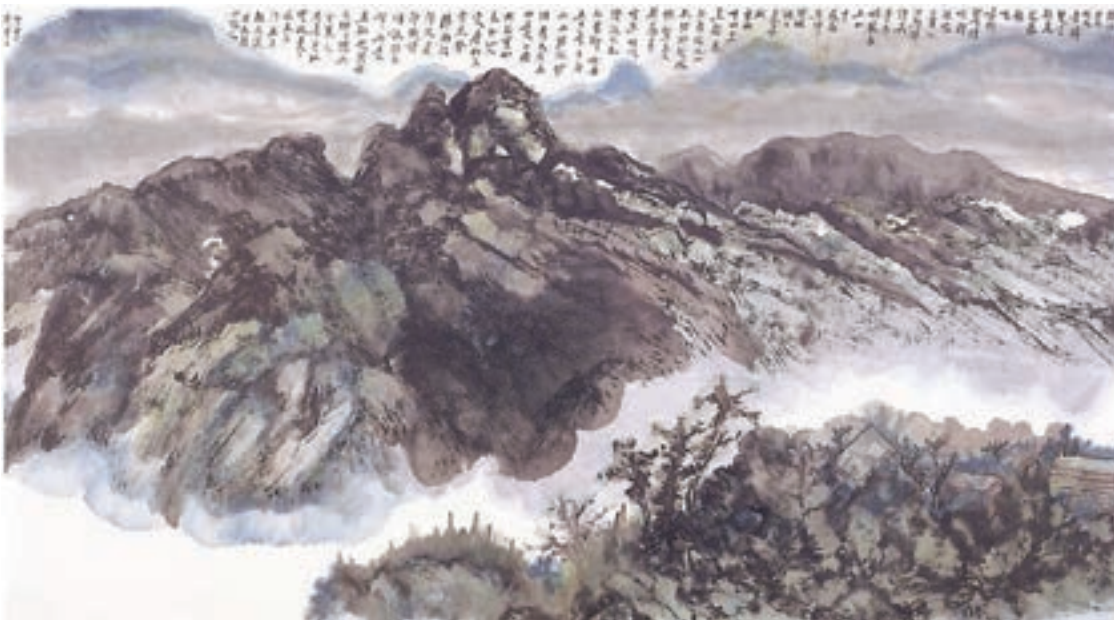
書法與小中風《靈鷲山圖》——饒宗頤教授

2003年8月底，饒公小中風，我第二天到

瑪麗醫院探望他的時候，看見他的右手偏癱，不能提筆。當時饒公跟我說：「煒明，我將用左手寫字畫畫，學高風翰一樣。」當時我已看見饒公用左手執筆，練習寫字。到2003年12月24日，這一天是聖誕前夕，饒公回來學術館，走進他的畫室內，開始畫畫。我看見他是用右手執筆繪畫的，而且速度甚快，沒有多久，就把那幅畫大致畫好。這一幅畫就是《靈鷲山圖》，當時看着他畫的還有饒公的女兒和女婿。至於這幅畫的題字，據我所知，是大約半年後才加寫上去的。

這確實是不可思議的事，這真是非常神奇！我首次見識到書法自主訓練幫助中風病人，恢復到正常的身心狀態。尤其在他們的認知行為方面的改變，更是令人感嘆。

我們自己在那個時期的研究進展，已到達認知和神經科學以及臨床病患者治療方面。我們也希望做成，或者看到有人做成這樣的腦中風患者成功的康復研究。饒教授的自我訓練和康復，為我們提供了最令人鼓舞和啟發的案例。這是我們從饒教授學習的第二個



■饒宗頤作品《靈鷲山圖》。

經驗。其實際影響最令人震驚！

基於這種靈感 and 信念，我們在 2004 年接受了一起嚴重腦損傷的中風病例。病人昏迷了兩年，沒有任何醫療改善的跡象。病人已經排除了所有可用的治療方法後，被送到一個康復中心。我們對病人進行密集的書法藝術治療，終於在 12 個月後喚醒了。他。這個病人近十年來，一直保持着穩定的病情。我

高尚仁博士
香港大學榮休講座教授
心理系及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系榮譽教授

們最近在國際醫學雜誌上發表了此次病例報告。饒教授以書法治療自己的中風狀況，並獲得成功恢復，強化了我們的勇氣和信心，終於完成了這次植物人罕見的康復與勝利，值得大家欣慰。感激國學大師的指引和貢獻！

哲人已逝，智慧永存！願饒教授安息！